

追嚮少年安那其——獻辭給曾經

特刊

回到更早以前，我對大學時代的淡江記憶影像，竟不知所由地與陳映真在〈我的弟弟康雄〉裡的這一段描寫有關的「他們都留著長髮，漲紅著臉，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，或者怯怯的眼圈，講著他們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話，或者怯怯的地沈默著，半天不發一語。」這是小說中那位全身充滿豐饒疲倦的少婦，對她一年輕而未深究如此與小說情節的交疊錯生，我對淡江生活的懷想，而記憶影像與小說不出一個理由。唯一定的是小說中那位年輕的虛無者，幾乎已經成為我對大學時期所有一片飄葉的邊緣，而隨時隨地渴慕留下造亂的指痕。所以，認真地以為自己好似和虛無悄悄聲地道了再見。

直到開始準備論文的秋天，和施淑老師談完大綱的午后，直秋日的斜陽，透映在研究的室內的百葉窗片上，好像無數張著的繁盛葉芽的眼睛，開始閃爍的逐層跳動的光點，它們彷彿當時的姿態，記錄了一種幼嫩的捕捉要踏上書寫的旅程，此萌芽在怎樣細緻的動作。當時，尚不清楚自己將從分裂歷史的罅隙中，指向詩的自由。騷動，走出研究室的回味，起老師方才帶走的寬容，幸而福意對我說「就別再無政府主義下去！」剎時，我才頓時捕捉到屬於淡江的這一段安那其（Anarchist）的歲月。

如果，以少年安那其作為我追嚮淡江歲月的起點，那麼，沿途我幾乎要喊出每一位藏匿在漠漠人群之中的奇異靈魂

。他們始終保有蓄的姿態，來遙遠的目光撫觸之後，便會
。進入的軀體內，部飽蓄良久的熱量。儘管他願說出一些很與
輕世的俗世後背的灰而馳眼睛，漫入並由一種又少地投，章的生開的人氣奇至有
絕偽裝出一群時，已經多麼荒崗穿過山，某，卻的畏，剝江含，淡飽年，所
彰顯這題，

[illegible]

怨到處與人群為伍的擁擠，卻又常常因為沒有了熱鬧的長街與人群，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滋生漫遊的寂寞罷。這麼多年了，即使再享受孤獨的人來到淡江，恐怕都不免染上了像波特萊爾（C. Baudelaire）所說的「在人群中不快感是數量的倍增的愉悅的奇妙表現」的確如此，如果我們以同等的喧嘩和震驚的眼神，目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淡江人，便彷彿時常要為目光中的人群蔓延出奇異的熱情，來體現青春歲月常見的見證。這樣與人群保有距離，卻又秘密地進行一樁樁的追憶形象的幻戲，便彷彿為安那其的歲月說了記憶的來源。

也許有的人要起疑竇，究竟屬於少年的安那其的虛無與來自可靈生豐每牆無
人群熱的情凝視之，產生什麼樣的作？我的一股山年水輕出了每牆無
以縮結拂都心的蘇園的茁壯於山崗的風雨之中。

我們以五虎崗為中心，向周圍輻射出我們的行蹤：從凝望大園山的雲嵐，便知道如何測量雨水的深度；或者，你總是沿著北海岸線呼嘯而過，以為野漫的長空，終將使最遙遠的心願全都攏到身上來；而沿窗聽雨的日子，其實成為在淡江最後倒數計時的日子裡，最令人回味的生活樂趣；渡船口旁的長堤，又成為多少細數年輕心事的紀念站。當我們在閱讀年輕的心情與書寫自我的同時，在每一個熟習的角落裡，全然地成為記憶駐足的光點，我們緩緩甦醒於傾聽的流域，望見與自己視線交錯的波紋，一如濟慈（Keats）將名字寫於水上，細問生命裡將會有幾個名字從我們身邊划盪出遊？又會有幾個名字，從此墜落在聲河

裡，沈沈地惦在某個角落，只等待相遇時彼此碰觸的聲音。

抑，不開，不佛如尾巴航再尋將
始允在起可每見翼人
純許長雙在以彼，生
粹遺夢眼結拖天此是綢繆
肯忘並，束曳每美的繚
定的不知，後願天一好，的
的一經道仍在孩的到輕遇，
日，竟任細憶一般，我盡胸可以不再
前的地的作傷鄉呼視…口陪伴因為
日子起箋與找地著身到有翩淚野
便是注呵護旅為上有一飛的眼而
其他，我的幸福的子漸一天起一睛幻滅。
季節幾，影跡長離去我們追她。

我特別感到幸運的是，整個大學與研究所時期，都得以淡江的中文系性，汲養。雖然，來自中大文系內部的傳統，與當代的社會。對誌我的糾結而言，知識的生產關係、文化的思考，竟一直有一身分。有身為女性，特別汲養一名身為文化伴隨中文系，卻一個人的成長經驗中，尤其是一股認同與汲養。尤其，身為中文系出身的女性，她在整個文化教養的學習領域上，一直扮演著被內化的女性角色，在古典文學／文化文本中的女性形象，被統一在一個論定的角色意涵下，以致時至二十世紀末，她仍被統一的對某種典範的話語，產生了阻抗與潛抑的心理作用。不可否認，是非常深的。但是，當傳統的女性文裡，找不影響新生命的意識。啟時，我選擇逸離話語給定的規範，而開始

如今，學位論文終於交出成績了。畢業在即，我願意細數每一次離別的眼神，它總教我以更深的凝視向月蔭縷縷生岸的盡處行去，也許是為了摘取一枚傍路的掛念罷。

所有的眼神彷彿與告別相逢，即使在時間的盡頭，我仍願意再度給曾經一個深重的擁抱。雖然，清楚的感受有些記憶太重。但，如果眼神不是飛往遠方的地圖，那麼，握在手上的記憶，是否也如同虛構？夜晚的星座，是不是還在嚮往初次的誕生？再一次走入記憶的甬道，那裡，我遇見了一截漫遊的影子，突然被熟習底腳隻，找到了距離地心的路程。追嚮少年安那其的路上，我知道光在那裡。只是，竟夕未眠的星子，終將歸舞一山崗最後的夏季。

2010/09/27



